

夜天子

作者：月关

内容简介

他世袭罔替，却非王侯；他出身世家，却非高门。作为六扇门中的一个牢头儿，他本想老老实实把祖上传下来的这只铁饭碗一代代传承下去，却不想被一个神棍忽悠出了那一方小天地，这一去，便是一个太岁横空出世。

他自诩义薄云天，为人四海，是个可以托妻献子的好朋友，可他所到之处，却是家有佳妇贵女者统统藏之深闺不敢示人。

杨凌人称杨砍头，杨帆人称瘟郎中，他却有着更多的绰号，疯典史、驴推官、夜天子……每一个绰号，都代表着他的一个传奇。

第01卷 梦幻西游

第01章

玄字一号监

“有人说，这地方就是阴曹地府。我们这种人就是阎罗殿里的鬼卒，扯淡，明显是扯淡嘛！这是不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极不负责任的污蔑！这种偏见和误解，令我等任劳任怨、尽忠职守者痛心疾首啊。”

说话的人穿着一套淡青色的皂隶服，头上戴着一顶比他的脑袋略显大些的漆布冠，腰间系着一条陈旧的红布织带，脚下则是一双不太合脚的白帮乌面直筒靴，这副打扮，分明就是一个狱卒。

可是，他站在北京城刑部大牢玄字一号监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对着刚被关进牢房的这些犯官们，语气和神态却谦卑的仿佛“春风得意楼”上招揽生意的小伙计，只是肩上少了一条汗巾。

他很年轻，正是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年纪。身材不高不矮，体形适中，容貌只是中上之姿，但是那双柳叶似的眉毛衬得一双眼睛异常灵动，尤其是他那张唇线明晰、唇形如菱的嘴巴，便使他透出几分唇红齿白的味道来。

他清清浅浅地笑着，温良如处子：“小姓叶，叶小天，三岁时就在天牢里厮混，十六岁那年正式接了我爹的班，成了这玄字一号监的一个守卒。如今已是万历八年，满打满算也当了三年的皇差了，承蒙司狱大人赏识，如今忝为一号监的牢头儿。小天我秉性纯良……”

叶小天自吹自擂地刚说到这儿，一个三十出头的狱卒快步走到他的身边，贴着他的耳朵小声禀报道：“头儿，有人闹事，嫌咱们伙食粗劣，又嫌被褥泛潮，你看……”

叶小天微微侧过头，低声问道：“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蛋，到了咱们这种地方还敢耍横？”

那狱卒小声答道：“是原大理寺右寺丞关云。”

叶小天又问：“摸清他的底细了么？”

那狱卒道：“他贪墨过五万两银子，首辅大人亲自点头抓的人，他的后台也一并抓进来了，没有指望再出去。”

叶小天点点头，微微一扫左右牢房刚刚关入的那些犯官，笑容依旧恬静，那张比许多女孩子唇形还要优美、唇线还要明晰的嘴巴声音小得只有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狱卒听得见。

“这群生孩子没屁眼的贪官污吏，洪武爷的时候六十两银子就够剥他的皮了，现如今贪污五万两银子，居然还得寸进尺讲这讲那，这天牢是他养老享福的所在么？真是给他脸了。既然他嫌睡炕不舒服，那就把他关到牢尽头空着的那片牢房里给猪一样睡草堆去，一天就给他一个窝头一碗清水，饿不死就行。”

那狱卒担心地道：“头儿，他要真想不开自尽怎么办？”

叶小天嗤笑道：“在这地方还穷讲究的人，舍得死才怪。你不用打他，也不用骂他，就这么晾着吧，什么时候他肯服软了，再罚他倒一个月的马桶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！”

那狱卒阴阴一笑，领命而去。

叶小天清咳一声，面朝那些刚刚入狱的诸位犯官，笑容如春风拂面，声音更是温柔可亲：“各位，你们都是起居八座、玉衣锦食的官老爷，就说沦落至此吧，那也都是大贵人，小天会尽心照料，让诸位老爷在我玄字一号监里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”

叶小天说完就向他们笑吟吟地行了一个罗圈揖，那眼神儿一扫，就像角儿台上亮相，只一眼，便把每一位“看官”都照顾到了，这才施施然地举步离开，其神态举止，俨然一位巡视家园的大家长。

※※※

刑部大牢，俗称天牢。天牢分天地玄黄四监，玄字监看管的都是因为“孔方兄”才入狱的官，大多数都是肥得放屁油裤裆的主儿，是以玄字监在天牢里也是油水最多的一处地方。

不过，关押官员的地方可不比一般的监牢，今天还是阶下囚的人，很难说明天是否就能官复原职。再者，就算入了狱，做官的人身份也不同于普通囚犯，要是谁想不开自尽了、自残了，狱卒们都要跟着倒霉。

可要一味纵容他们，让他们作威作福，甚至内外勾结，串通消息，做狱卒的尽不到还是要倒霉。是以天牢狱卒最是难做，天牢的牢头儿更是难做，得有十分的手段，才能应付得了这群人精。

叶小天十六岁就接了老爹的差使，成为这玄字一号监的一名狱卒，仅仅三年功夫就当上了牢头儿，他的手段可见一斑。

平日里有新来的犯官，自有狱卒向他介绍牢里的情况，叶小天是不用亲自出面的，但是前两个月，六科给事中户科科长刘峰晖上书天子，弹劾京师两大祸害：一是知县差役倾破民家；二是贵戚辅行侵夺民利，以致民贫财尽，苦不堪言。

万历皇帝对这份奏章十分重视，马上下诏命清查内府库局铺垫等项，酌议裁减，以减少百姓的徭役负担。同时命三法司严查部官及贵戚人家害民不法事，于是天牢就多了这么一群人，一下子关进来十多个犯官，叶小天十分重视，这才现身说法，亲自关照了一番。

“小兄弟，你上次带来的那本西洋星相术，老夫已经认真研究过了，大有心得啊，来来来，让老夫给你算上一算。”

叶小天正往外走，旁边牢房里突然传出一声招呼，与此同时，木栅栏里探出一条枯枝似的手臂，热情地向他摇摆着。

这牢房的木栅栏都是用粗大的圆木制成的，新漆剥落后露出里面一层层皴裂的旧漆，无声地向人宣告着它的年龄。栅栏之间的缝隙只有一巴掌宽，可这个犯官的一张瘦脸似乎毫不费力就可以从栅栏里钻出来。

他面相苍老、两颊内凹，穿着一件很肮脏的囚衣，满是褶皱的囚衣几乎快要看不出底色了。头上白发稀疏，近乎全秃，只剩下几根白发还顽强地坚守在肉红色的头皮上，赤裸地翘立着。

这秃顶老者名叫杨霖，官居吏部员外郎，作为一个管官的官，在任上时可谓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可惜一朝事发成了阶下囚，只因他背后还牵涉到一些大人物，是以入狱三年还不曾宣判。

这杨霖一向痴迷玄术，做官时没有太多时间研究，这三年来在牢里无所事事，天天精研周易鬼谷，对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却是愈发沉迷了，以致有些神经兮兮的，被狱卒和犯人们尊称为‘神棍’。

杨神棍研究每有心得，总想找人一试身手，奈何狱卒和犯官们对他的胡言乱语一向不感兴趣，所以他唯一的试验品就成了叶小天。摸骨、卜卦、看相、批八字……全在叶小天身上试遍了。

叶小天也不大相信他的胡言乱语，可他还是做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模样，在杨霖面前蹲下来。

如果这些犯官尤其是还没有判决的犯官有个什么好歹，作为牢头儿，他必然要负上渎职之责，所以对有轻生之念的犯官，叶小天总是绞尽脑汁，让他们有活下去的欲望。

这个杨霖已是注定了不可能逃出生天，区别只在于死的早与晚，这要取决于上面那些大人物的博弈。自从他已确定不可能脱罪后，连他的家人都不再来探望，可谓生无可恋。

对这样的人，虐待惩罚只能促其早死，好酒好茶也不能成为他活下去的动力，幸好他喜欢研究玄术，叶小天便投其所好，搜罗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给他，杨霖如今如此痴迷玄术，未尝没有叶小天推波助澜的功劳。

叶小天在牢门前蹲下，扮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，道：“杨大人研究已有所得？哈，果然是高人，我听那西洋传教士说，这以太阳历演算的星座术，咱们东方人很难研究明白呢。”

杨霖捋着稀疏的胡须，傲然道：“老夫学识渊博，区区西洋星座术，较我中土周易之术差了不少一个层次，有什么研究不明白的，来来来，快把你的生辰八字报上来。”

叶小天配合地把生辰八字说了一遍，杨大神棍马上陷入了沉思，道：“唔，我先把你的出生时辰换算成西洋历……”

杨霖掐着手指念念有词地算了半晌，突然神色一振，道：“有了！你呢，按照生辰八字应该属于双子座，双子座的人都是很机灵的，不过性情上却是一体两面：动静阴阳、相互消长。善良与邪恶，快乐与忧郁，温柔与残暴兼具于一身，复杂、复杂啊……”

杨霖说到这里，把一颗秃头连连摇摆，作为一个好听众，叶小天不失时机地凑上一句：“那么，不知小子的命运如何啊？”

恰在此时，旁边牢房突然传出一个极儒雅清朗的声音：“小叶子……”有生意上门了，叶小天赶紧摆手让杨霖打住，屁颠屁颠地赶过去，搓着手笑道：“黄侍郎，不知老大人有什么吩咐呀？”

黄侍郎摸出些散碎银子从栅栏门里递出来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劳烦叶头儿替我买一只‘天福号’的酱肘子，刀工要细一些，再来一只‘透骨香’的烧鸡，要刚出锅的。这酒嘛……还是花雕好了，要五年以上的。”

“好嘞！您稍等，小子马上就回来。”

叶小天接过散碎银子掂了掂，晓得买了黄侍郎所要的酒肉后还会剩下不少跑腿钱，没想到今天就要交班前，还能小赚一笔，他走出去时，连脚步都轻盈了许多。

守着玄字一号监这幢院墙高高的四合院，周旋在纷纷落马的官儿们身边，守着、吓着、哄着、骗着，再蒙点小钱儿，这就是叶小天每天的幸福生活。他本以为这样的“好日子”可以过一辈子的，没想到这是他在天牢的最后一天。

第02章

最后一相

叶小天，男，现年十九岁，家住北京城宣武街西曲子胡同，刑部大牢玄字一号监的一名狱卒，因乖觉伶俐，于万历八年初被司狱官刘大人提拔为玄字一号监的牢头儿。

叶小天的狱卒身份继承自他的老爹，老叶家是世袭的狱卒，这是洪武皇爷定下的规矩：子继父业，代代传承。

你要是当兵的，你儿子里头就必须得有一个当兵的，要是你家婆娘不争气没给你生个男丁，那就从你家亲戚里找一个，要是你家亲戚里也没有男丁，那就随便你到哪里找一个，哪怕你从大街上拐一个来，反正得补上这个缺。

你要是匠户里的厨役户，但是你还没学会炒菜你老爹就死翘翘了，你压根儿就不会做饭，那也不要紧，官府需要召集厨役户的时候你去就成了，不会做饭烧火总成吧？反正你做的饭当官儿的是不吃的，人数要对上。如果你是个医户，而且你不懂医术……那我们提前向病人默哀就好。

叶家的狱卒身份传到叶小天的爹叶老爷子那辈儿时就一根独苗苗。但叶老爹很争气，他一口气就生了对双胞胎，长子叶小安，次子叶小添。小添是意外发现居然是双胞胎，又添了一个儿子的意思。

叶小添对这个俗气的名字实在不喜欢，又因为已经被别人叫惯了，再改个新名字也不能敲锣打鼓地普告天下，于是向老子郑重抗议之后，经老爷子同意，叶小添就变成了叶小天。

叶老爷子的狱卒身份只能传给一个儿子，照理说应该传给先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那个叶小安，只是小安小时候受过惊吓，有一回他一掀被窝，堪堪瞧见一条从隔壁餐馆爬出来，藏进他被窝的菜花蛇，从此变得特别怯懦老实。

叶老爷子考虑到天牢里人精扎堆儿，不太适合这个老实儿子，所以就把一生积蓄拿出来，给大儿子开了家米面油坊，把天牢狱卒这份有前途的职业传给了他的次子叶小天。

叶小天替黄侍郎置办好了酒菜回到天牢，瞧瞧天色办完这件差就该交班了，便加快了脚步，不料刚刚进了天牢，就见司狱官刘大人远远的从庑廊下走过来，叶小天连忙站住，老远的就向刘大人施礼。

司狱官名叫刘勇，五十出头的年纪，赤红色的一张脸庞，个头不高，却很墩实，衣着服饰与叶小天差不多，只是在青衣外面又罩了一条红色的背甲。

司狱是从九品的小官，再可小那也是官，尤其是在这天牢玄字一号监里他是说一不二的人物，是以举止之间，颇有一种睥睨不凡的气概。

叶小天欠身笑道：“刘司狱好。”

“嗯！”

刘勇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瞟一眼他手里的食盒，晓得是在捞外快。这些狱卒每月都有孝敬给他，所以对这种不坏大规矩的事情他一向睁只眼闭只眼。

刘司狱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厨下正在准备酒肉，一会儿你就给杨霖送进去吧。”

叶小天奇怪地道：“莫名其妙的怎么给杨神棍加菜？啊！莫不是他的案子判下来了，这是……要上菜市口？”

叶小天自从接替了他爹这份差使，给牢里送过的酒肉不计其数，但是除了犯官们自己花钱买的酒肉，他只送过五份，每送一份，就代表一条人命即将离去。

刘勇没有回答，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，负起双手扬长而去。叶小天怔立片刻，轻轻摇一摇头，便举步向玄字一号监走去。

叶小天把酒肉交给黄侍郎，转身又来到杨霖的牢房前，就见杨霖盘膝坐在地上，正把几枚石子抛在面前空地上，看着石子的落势念念有词，大概在推演伏羲六十四卦。

叶小天清咳一声道：“杨大人。”

杨霖抬头见是叶小天，马上舍了那些石子，欣欣然地迎到牢前，笑嘻嘻地道：“看来小兄弟对西洋星座术很感兴趣呀，可是想让老夫接着给你算一算么？”

叶小天笑道：“得了，用西洋人的玩意儿算咱大明人的命，总叫人感觉怪怪的，杨大人还是给小子看看相吧。”

只要有机会卖弄本事，杨霖就开心的很了，至于用什么相术，杨霖倒是不挑。隔着一道木栅栏，他仔细端详半晌，抚掌叹道：“小兄弟，你骨骼清奇、发黑唇红、眼大眉秀，此乃大富之相啊……”

“哦？”叶小天抚了抚自己的眉，眉头随之一挑。

杨霖道：“额头主掌才智和运气，你额头高平饱满，所以有聪明才智，少年即可行大运。鼻子主掌财富和女人缘，你鼻子直挺丰厚，贯通额头，少年时即可财运亨通，桃花朵朵。”

“此言当真？”叶小天微笑起来，好话人人爱听，哪怕明知是假的，他摸了摸自己直挺的鼻梁，忽然觉得自己长得确实不赖。

杨霖正色道：“那是自然。其实……主掌桃花运的是眼睛，你的眼睛虽然不是桃花眼，却也相去不远了。至于鼻子么，昂藏雄伟、直挺丰厚，是与那话儿相通的，嘿嘿！有桃花运，也要有副好本钱才是，你说呢？”

“嗯，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”男人当然不能说自己不行，叶小天马上对杨霖的话表示了同意，不过看他那半信半疑的样子，就差当场宽衣解带，作一番验证了。

杨霖捋着稀疏的胡子，悠然自得地继续说道：“你印堂阔满、色润有光，双眼有神、眼角上扬，这种面相的人做事很容易成功。另外，你耳廓优美，颜色润白，轮廓分明，且有厚厚的垂珠，这是大福之相。你唇红齿白、人中深阔，此乃宜夫旺子之相也……”

叶小天神色一僵，愕然道：“宜夫旺子之相？！”

杨霖赶紧改口道：“口误口误，若是女人生就此等面相那就是这样了，不过你是男人，此等面相嘛，则代表大富大贵，呵呵呵，小兄弟，你有福禄寿三星高照，一生都会顺遂如意啊。”

叶小天吃地一笑，好笑地摇着头道：“杨大人，你拍马屁也要拍得恰到好处才行啊。福禄寿三星高照？唉，福禄寿三星高照的狱卒，那也还是狱卒啊，我又能风光到哪儿去。”

杨霖头顶寥寥无几的头发猛地一振，怒发冲冠道：“放屁！什么大拍马屁，此皆你的面相所示。想我杨霖乃堂堂吏部员外郎，多少高官大员见了我都要卑躬屈膝恭维巴结，老夫需要对你一个小小狱卒拍马溜须么？”

叶小天伸出一指手指向牢里指了指，揶揄道：“杨大人，你醒醒吧，你现在是一个阶下囚，好汉莫提当年勇啊！”

杨霖头顶几根竖起的白发陡然一垂，软软地贴在肉红色的头皮上，像斗败的螳螂沮丧地垂下了它的须子，悻悻然道：“老夫如今虽是一个阶下囚，可老夫自幼精研易理，相术方面可绝无问题！”

叶小天笑道：“好，承你吉言，这一次小天就信了大人你，一会儿我去买些酒肉来请你，算做小天付你

的卦金好了。”

杨霖一听此言惊喜不迭，连连道谢不止，可是叶小天走出五六步的时候，杨霖却突然回过味儿来，他突然扑前一步，一把扣住栅栏，大吼道：“小叶子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叶小天慢慢站住，缓缓转过身来，脸上依旧挂着浅浅的笑意。杨霖双手紧紧地扣着栅栏，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：“断头酒！是不是老夫的断头酒？”

叶小天的右眉轻轻一挑，又轻轻落下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散去。

杨霖看在眼里，呵呵地惨笑起来，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紧紧地扣着栅栏，可身子却似有万钧巨石压着，一寸寸地向下滑去。直到萎顿于地，才嘶哑艰涩地惨笑道：“老夫的大限之期……到了么……”

叶小天慢慢走回来，隔着牢门望着他，摇一摇头，怜悯地道：“杨大人，你何不开开心心地享用这最后一顿晚餐呢？这么精明，何必？”

杨霖怆然道：“老夫这一辈子，只做了三件事：自欺、欺人、被人欺。如今就要死了，老夫只想做个明白人，不愿再做糊涂鬼！”

叶小天无奈地摇摇头，转身欲走，杨霖忽然一探身，枯瘦的老手从栅栏里伸出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足踝，瘦削的脸颊紧贴着木栅栏，森然喝道：“你不要走，老夫有一桩大事相托！”

叶小天用力拔了拔腿，杨霖却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，死死地扣住他的足踝，叶小天根本挣脱不开。

叶小天皱了皱眉，慢慢蹲下，眸中渐渐现出冷意：“杨大人，我们很熟了是不是？可是你我既不攀亲、也不带故，交情更是谈不上！小天只是一个小小狱卒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若能予你些方便自然不会拒绝，可出格儿的事我是不会干的！”

叶小天的声音很轻、很淡，语气却很坚决：“我爹把这只铁饭碗交到我手上时，就交待过我四个字儿‘循规蹈矩！’打从元朝那会儿起，我们叶家就是刑部的狱卒，元朝亡了之后换了朱皇帝，我们叶家还是守天牢的狱卒，只要办差本份、不出岔子，我们叶家这碗公门饭就能一直吃下去！”

叶小天的嘴角微微一翘，露出一丝不知所谓的嘲讽：“我们叶家执的是贱役，可是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就算有一天这大明朝亡了，掉脑袋的也是皇上他们家，跟我们这些胥吏贱役挨不着，谁坐天下用不着我们？我们照样吃这碗公门饭。杨大人，我很看重这只饭碗的，虽然在你们这些大人物眼中，它低贱无比。砸我饭碗的事儿，请你免开尊口！”

杨霖沙哑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我还能让你劫狱不成？就算你肯，也没那个本事不是？我只是……想托你帮我带个话儿出去，只要你答应，老夫自有一桩大好处给你。”

叶小天根本没问有什么好处，毫不犹豫地便拒绝了这个诱惑，他摇摇头道：“杨大人，替犯官内外串通消息，一经抓获就是死罪，这条规矩您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杨霖凄然道：“老夫如今分明是被人做了弃子，还能有谁可以串通呢？老夫只是想托你给我的家人捎句话，而且是在老夫身死之后，这……总不违反规矩吧？”

叶小天目注他道：“就是这样？”

杨霖用力点头：“就是这样！”

叶小天松了口气，脱口问道：“你说的大好处，是什么？”

杨霖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呃……五十两银子的酬劳，如何！”

“五十两？”

叶小天双眼一亮，爽快地应道：“杨大人有什么遗言，现在可以说了！”

第03章

必由之路

杨霖怔忡良久，放开叶小天的足踝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在位时，大权在握，仿佛那有求必应的观世音，但凡有人来求我，总能叫他满意而归，唯独不能向上天为自己求来一个儿子。”

“或许是因为缺德事儿做多了吧，晚年以来，老夫修桥补路、捐学助残，又往庙里施舍了大笔的香油钱，一个劲儿地积阴德，可还是换不来一个儿子，不得已，只好从族人里过继了一个。”

杨霖惆怅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他毕竟不是老夫的亲骨肉啊。老夫这一辈子就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她的母亲是老夫的妾室，素来不受夫人待见，老夫担心死后夫人肆无忌惮，会难为她们母女。”

叶小天疑惑地道：“那杨大人的意思是？”

杨霖哽咽地道：“我那女儿，乖巧伶俐，俊俏可爱，可恨老夫那时只顾恋栈权位，不曾多多承受膝下之欢，如今追悔莫及。老夫触犯国法纲纪，固然死有余辜，如今心头唯一牵挂的，就只有这个女儿了。”

他把目光缓缓定在叶小天身上，说道：“老夫想修书一封，请你转交老夫家里，让他们按照老夫的意思分割家产，给小女留一份嫁妆，保她一生衣食无忧，你可愿意？”

叶小天诧异地道：“这就是大人所说的大事？”

杨霖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老夫掌了一辈子权，贪了一辈子钱，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，对我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这就是老夫心中最重要的事！”

叶小天慨然道：“使得！就不冲着五十两银子，这样的善举我也该去做的，当然，有钱更好，哈哈！只是……既然牵涉到分割家产，小子我红口白牙的，说出去怕也没人信，还需大人你留书一封作为证物，待我去取笔墨纸砚来。”

杨霖感激地道：“好！老夫家住湖广道靖州府，只要你替老夫把这封信送到，五十两银子的酬劳必一分不少！”

叶小天蓦然瞪起眼睛，惊讶地道：“湖广道靖州府？听你这话音儿，这个地方应该不在北京城吧？”

杨霖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靖州府就是靖州府，当然不在北京城，怎么？”

不在北京城，那究竟在什么地方？长这么大，最远只到过通州的叶小天脑海中马上幻现出一片《山海经》里的莽荒世界景象，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“不不不，那可不成，离了北京地界儿，我就找不到北了。”

杨霖截口道：“五百两！老夫给你五百两的酬劳，如何？这可是你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！”

“五百两……”叶小天平然心动，可这种挣扎只持续了片刻，就坚决地摇了摇头。要去湖广送信，湖广啊！在这交通不便、通讯不便的年代，听着仿佛有天涯那么远……

对于从不曾离开北京的叶小天来说，这是一听就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彷徨的畏途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拒绝道：“实在是太遥远了，不如等你家人到京时我再转交……”

杨霖惨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在牢里关了三年，自从知道老夫再不可能出去，家里就没人过来了，老夫与夫人一向感情淡漠，若等她安排人千里迢迢来运我灵柩，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去了。”

叶小天一听“千里迢迢”四字，更是不肯答应了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小天不成，杨大人您另请高明吧。”

杨霖道：“老夫还能请托何人？这偌大一个天牢里，有好人么？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夜天子》月关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4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